

中國 家訓 智慧

● 上和下睦，天倫共享，是為家居一大快事。

● 父母要懂養，子女要識孝，當從教養入手。

● 中國家訓的智慧，造就出許多幸福家庭；美好人生的道路，原來就潛藏在傳統的智慧之中。

王定祥
汪維玲 / 著

中國家訓智慧

汪維玲
王定祥 著

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出版

實用智慧叢書：人間決勝謀略
三國人才成功術
諸子百家推銷法
佛教的現代啓示
傳統修養處世學
中國家訓智慧
智者口才致勝術
中醫保健養生法
現代夫妻相處學

主 編：金良年
策劃編輯：危丁明
責任編輯：盧建業
插 圖：孟石初
錢逸敏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價130元

中國家訓智慧

作 者 / 汪維玲、王定祥

發行人 / 楊炳南

合作出版 /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者 / 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 / 100 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80號 2樓之3
(和平西路·牯嶺街口·金鼎鴻福大廈)

電 話 / (02) 367-1122(代表號)

傳 真 / (02) 367-7667

郵撥帳號 / 0583759-9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營業時間 / 早上8:30至下午5:30(大量購買請先來電)
星期六下午暨國定假日休息

登記號 / 局版台業字第2855號

印刷所 / 松霖彩色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頁 數 / 200頁(80磅)

初 版 / 中華民國81年10月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本書只限台灣地區發行)

ISBN 957-686-041-5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家訓智慧 / 汪維珍, 王定祥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漢欣文化, 民81
面 ; 公分. -- (實用智慧叢書 ; 8)
ISBN 957-686-041-5(平裝)

1. 家庭倫理

193

81005012

目 錄

一、德爲教育之本

1. 致知格物 誠意正心····· 1
2. 修身爲本····· 14
3. 人之初 性本善····· 27
4. 胎教····· 38

二、家庭教育

1. 育善在家····· 47
2. 身自爲率····· 54
3. 寓慈於嚴····· 64

三、行爲中的道德

1. 以小見大	97
2. 慎獨	102
3. 勤勉	110
4. 三人行 必有我師	122
5. 以謙和待人接物	134
4. 先教後罰	74
5. 愛子貴均	86

四、生活中的教育

1. 重儀容	141
2. 戒奢侈	149
3. 戒貪欲	162
4. 敬尊長	175

一、德爲教育之本

1. 致知格物，誠意正心

「子女教育是社會的基礎。」（柏拉圖）「現今的父母教育子女，就是締造我國未來的歷史，因而也是締造世界的歷史。」（馬卡連柯）這兩段話分別出自相隔二千多年兩位經歷完全不同、志趣各異的名人之口。前者是古希臘著名的哲人，睿智的思想家。後者是蘇聯現代傑出的教育家，也是作家。他們的話從兩個不同的側面揭示了子女教育的根本意義。

千百年來，在家庭教育中應當循行什麼樣的原則，教育的基本點又是什麼，一直是父母們以至社會極爲關心的問題。

明末清初的大學者孫奇逢在《孝友堂家訓》中說得很明白：「教家立範，品行為先。」意即進行家庭教育，樹立風範，應首先從品德操行入手。這個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但這種家庭教育觀並不是始於孫氏的。華夏之族崇尚德行的意識歷久彌遠，在先秦典籍裏有許多關於「德」的記述。比如《書·堯典》稱頌上古聖帝堯，說他「功業廣大無所不至，端肅有禮清明治世，文章氣勢浩蕩而含義深遠，德行美好而出乎自然，誠信謙恭能行禪讓（主動把帝位禮讓給舜）」。他的高尚人格、偉大業績，輝煌如日照耀天地四方。指出堯是通過「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把嘉德美行由自身發揚光大起來，推及家庭、親族、邦國以至天下，使得四海之內和睦，黎民百姓樂善，達到和諧大同的境界。《詩》三百零五篇，其中《周頌》、《魯頌》、《商頌》四十篇及部分《雅》詩都是歌功頌德的作品。像《文王》：「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饗饗文王，令聞不已。」就是寫周文王品行行止端莊恭敬，謹慎善良，心地光明，勤勉治國，美名四方傳揚。但是，《詩》中也有不少諷刺、揭露王公貴族醜行敗德的篇章，分佈在十五《國風》及一些《雅》詩中。如《新召》、《南山》分別斥責衛宣公霸佔兒媳，齊襄公私通胞妹的亂倫行爲；



《株林》嘲諷陳靈公與夏姬的淫亂；《賓之初筵》昭示貴族飲酒無度，失儀敗德的行為等等。

先秦的其他典籍如《易》、《禮》、《論語》、《孟子》、《韓非子》等都不同程度地談到「德」的問題，作過不盡相同敘述。

所謂「德」，這個字在古代中國語裏被賦有多種含義。但它的基本含義就是現代人所說的「道德」。它是人的一切美好品行的概稱。古人大致歸結為仁、義、禮、智、信、忠、恕、孝、悌等等。其中，仁、義、禮、智、信，又稱作「五常」之德，封建在古時被奉為人性之綱；孝、悌、忠、信，儒家視之為「四德」。「仁」，作為道德觀念，基本特徵是指人與人相親、愛人，也就是所謂「愛之理」。「義」，即「事之宜」，或者說是合理、適宜的事。「禮」，是規定社會行為的法則、規範、儀式的總稱。「智」，指聰明、才能。「信」是誠實不欺。「孝」即敬事父母雙親。「悌」，指弟敬順兄，係兄弟友愛之道。盡心竭力為國家或為他人辦事叫作「忠」。胸次寬廣容人容事稱為「恕」。

道德作為維繫人與人之間社會關係的行為準則，具有重要作用，從大處



說，關係到國家民族的精神風貌和安危興衰；從小處看，涉及個人的品行修養與成敗得失。古今人們對此都很重視。

孔子曾提出「德治」的主張，認為治理國家只靠政令和刑罰不是好辦法，而應當使用道德教化和禮儀整飭的方式。因為前者使百姓有畏懼感而無羞惡心，有了罪錯只是設法逃避刑罰，沒有真心改惡從善。後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百姓受到感化，萌生羞惡之心，「有恥且格」，就可以自我糾正，避免不良行為的發生。即使有所過失，當會自悔自責，很快改正。

在古代家教中，品德教育居於首要地位。古人認為，一個人想要養成美好的品德，需從「致知格物，誠意正心」入手。

《禮·大學》云：「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

「致知格物」說的是明理的過程。關於這一點，前人解釋不盡一致。漢代鄭玄「以格為策」，認為：「致知格物」即接觸事物獲得知識。北宋司馬光則說：「《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然後能知至道矣。鄭氏『以格為來』，或者猶未盡古人之意乎！」他的意思是：人

能够抵禦外來物俗的誘惑，然後才能「致知」，達到「能知至道」的境界。之後，著名理學家程顥、程頤，朱熹又各抒見解。二程說：「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矣。」窮理又是多方面的：「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按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朱熹在二程的觀點上加以補充說：「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程、朱所說的基本意思相近，意即要分析事物，窮根究底，然後才能獲得知識。上述幾種說法儘管立足點不同，側重面相異，但實質是從不同角度來說明明理的途徑。一個人想要正確了解事物，明辨是非，當然不能讓自己的思想為物質的利誘所蒙蔽；在接觸事物時，應當而且也會運用自己已有的知識去判斷、分析；如果只是浮光掠影，對事物也就達不到真正認識的地步，因此必須尋根究底，探求事理。惟有這樣，才能全面、準確地把握事物，才可能明瞭道德之至善的所在。

「誠意正心」，是在「格物」「致知」基礎上立德的基本方式和途徑。《禮·樂記》說：「著誠去僞，禮之經也。」意謂：使人的意念誠實，摒除虛



偽，是（作為規範的）禮的基本法則。司馬光在他的《遼書·三欺》中寫道：「君子所以感人者，其惟誠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之，而人益信之。」這是說，君子取信於人靠的是真誠，欺騙是長不了的。對人保持真誠的人，人們對他就會加深信任。他又說：「《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言聰明睿智，天所賦也。『誠之者，人之道』，言好學從諫，人所為也。」這段話意為：人們聰明智慧是天賦的，但人不能成材，則在於好學從諫，這是後天人為努力的結果。誠實不欺，誠心好學，擇善而從，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這是「賢人」成材的重要條件，也是凡人「求益」的重要方面。

古人認為，心是人身的主宰，是思維和精神活動的發源地及活動場所。《素問·靈蘭秘典論》說：「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靈樞·邪客》言：「心者，五臟六腑之大主也，精神所舍也。」徐大椿《醫學源流論》解釋說：「心為一身之主，臟腑百骸皆聽命於心，故為君主，心藏神，故為神明之用。」鑒於「心」的地位如此重要，「正心」的必要也就不言而喻。道理很簡單：倘若作為中樞的心不正，或者說邪僻，那麼就難以指望人的思想、行為走

在正路上。「立德」也就談不上。

從品德培養的角度看，「致知格物，誠意正心」最終是歸結到「正心」。古人對此瞭然於懷。

明太祖朱元璋是個很有見地的皇帝，他在談到子女教育問題時說：「教子之法最重要的是正心，心能正了，什麼事情都能辦好，心若不能正，各種私欲就會乘虛而入，那就很要不得了。」

以剛毅正直、不畏權貴聞名的明代人楊繼盛，因上書揭露宰相嚴嵩擅權誤國而被害。他在獄中遺書兩個兒子說：「心為一身之主，如樹之根，如果之蒂，最不可先壞了心。心中若是存天理，存公道，則行出來的都是好事，便是君子這邊的。心裏若存的是人欲，是私意，雖行好事也有始無終，雖欲外面做好人，也被人看破。你如根衰則樹枯，蒂壞則果落，故吾要你休把心壞了。」

「正心」，用今天的話說，叫作端正思想。但在古人，自有他們的理解和表達。宋代司馬光就有：「治心」的說法。他說：「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為？」這段話是講學習的目的在於「治心」，提高自身的內在素養（包括道德和學問），如果只是為學而學，不從根本上提高自



己，那麼學得再多也沒有用處。除了以學「治心」外，還有一種「治心」的形式，即「回心」。所謂「回心」，就是「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司馬氏所說的兩點，實際上就是「正心」，只是前者是對一般為學者而言，後者則對犯有過失者加以指點。

古人認為，讀書學習可以使人明理，了解「至善」之所在。從而改變人的氣質，使人高尚起來。關於這種思想，古代家教中有明顯的反映。

明人吳麟徵在《家誠要言》中說：「多讀書則氣清，氣清則神正，神正則吉祥出焉，自天佑之；讀書少則身暇，身暇則邪間，邪間則過惡作焉，憂患及之。」他的意思是：多讀書可以使人氣質清純，心神端正，德操也會高尚，避免過失和邪惡，隨之而來的是吉利和祥瑞，這種人能得到老天的庇佑。而讀書少的人則耽於閒暇，這時邪念就易乘隙而入，導至過失，甚至走向邪惡，憂患也就跟着來了。所以他主張子孫後輩「打掃光明一片地，囊貯古今，研究經史」。意即去除蕪雜，潔淨心地，以容貯古今學問，研究經籍史書。吳氏諄諄告誡：「人心止此方寸之地，要當光明洞達，直走向上一路，若有齷齪卑鄙襟懷，則一生德器壞矣。」

在此以前，南宋大詩人陸游在他的《五更讀書示子》詩中寫道：「近村遠村鷄續鳴，大星已高天未明。牀頭瓦檠燈煜燼，老夫凍坐書縱橫。暮年於書更多味，眼底明明見莘渭。但令病骨尚枝梧，半盞殘膏未爲費。吾兒雖癯素業存，頗能伴翁飽菜根。萬鍾一品不足論，時來出手蘇元元。」陸游暮年，壯心不已，依舊手不釋卷，寒夜苦讀至天明。他以自己這種學習精神示教於兒子。告知他們，作父親的嗜學如此，是因爲從書中看到了伊尹、呂望二位大賢的德才與他們的事業，傾心嚮往。他認爲自己的孩子雖然愚直，但靠着薄薄的家產，尚可供他們學習，孩子們也能隨老父儉樸度日，故可望修德立業。末了，這位大詩人既勉勵兒子又抒發懷抱，說：高官厚祿不足掛齒，而應心存天下，有了機會就要幹一番拯救百姓的事業。

對於子女而言，美德的養成有一個學習和漸就的過程，這當中有他們自己對事物的理解和思考。在家庭教育的環節上，父母需要通過環境中所能接觸到的各種事物和現象，根據自己的人生經驗，隨時向子女講明事理，或以適當的行爲方式作出示範，以使子女逐漸明辨是非，確立良好的品性。

漢代名將馬援遠征交趾（郡名，轄境在今越南北部）時，聞知侄子馬嚴、



馬敦譏議他人，交友輕率，遂不顧軍務煩勞，特地寄書，嚴肅又誠懇地告誡侄子們說：「好議論他人長短，隨便評說政令的對、錯，這是我所痛恨的事，寧可死去也不願意子孫有這種行爲。」他要求侄子們向一位名叫龍伯高的人學習，因為龍氏爲人厚道，行事周密謹慎、語言適當，對人有禮，生活儉樸而有節制，廉潔奉公而有威望。他反對侄子們效法一位名叫杜季良的人，儘管這個人豪俠好義，心存他人，分擔朋友的憂愁，把朋友的歡樂當作自己的歡樂，能辨清濁，朋友衆多。爲了使侄子們明白個中原因，馬援解釋說：「學龍伯高不成，多少還是個恭謹整飭之人。就像常言說：『刻天鵝不成還像隻鴨』；仿杜季良不成，就難免陷爲輕薄子弟，那就叫『畫猛虎不成反像條狗』。」

馬援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嚴厲地批評了侄子卻顧及了對方的自尊心。他不直指某人和具體差錯，只表明對不良現象決不容忍的態度，他把這種態度的重申比作母親對出嫁女兒的叮囑。這樣，批評雖嚴卻易爲人接受。在侄子欽慕的人和自己推崇的人之間，馬援並不輕率否定前者，而是擺出兩人的優點，作出比較，並以自己的人生經驗衡量，談出傾向，做到以理服人，促使侄輩「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